

浙江文叢

吳騫集

〔第一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吳騫集

〔第一冊〕

〔清〕吳騫著 虞坤林點校
海寧市史志辦公室編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吳騫集 / (清) 吳騫著; 海寧市史志辦公室編; 虞坤林點校.
—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5. 12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5540-0732-7

I. ①吳… II. ①吳… ②海… ③虞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292521 號

吳騫集

(全五冊)

(清) 吳騫 著 海寧市史志辦公室 編

虞坤林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 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李 林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責任印務 樓浩凱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113.75

字 數 1165 千
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732-7

定 價 50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5540-0732-7





兔牀先生八十歲像
孝經阮元題



吳騫像

前日小紙相微

覽美日來按閱惠林詩苑見

甄誦之精今

高目為一快也細觀原奉之點及點也

莽南者故頃也思李錦之真心還安伯又焉

撥弁言一首清產

清政裁制後便中擲還可也

幸垂大兄先生

弟書

吳騫手札

荆南遊草

梁溪阻風漫成長歌寄胥燕亭大令

從塔上三輪
白塔及青之
長江似印句
出而神收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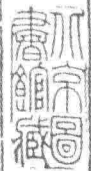
情致纏綿

時意亭有
塔名之威

九龍掉尾掀天舞。席卷梁溪為霹靂。船頭一塔顛欲墮。力與阿媛相蕩激。金鷄彩鷁飛盡退。那計滄江有蓬篚。望裏孤城屹天表。思君一語何由覩。却憶去年看花日。送春筵上櫻桃摘。淋漓醉墨染襟袖。人影花光同一色。玉兒韶童真如玉。半鞦韆香雲初前翳。紅氍毹上鷺鷥餘四座。聞之皆歎息。今年主人已移官。曉復花前帽簷側。蛟橋父老即相遇。顯綰如予應不識。矧若家山阻汾晉。幾歲淹留歸雁翼。盍光案上一杯水。終古令人泪霑臆。人生聚散故難必。咫尺濤波猶可惕。請君莫唱公無渡。瓦堅歲舟且曹笛。明朝攜僮



吳兔牀日記



乾隆四十五年歲次

春二月十又六日

與河莊同遊武林是日晴午後小桐溪解舟申刻抵海昌
北郭同河莊訪周松靄大令劇談燭至始還舟復開至章
婆堰宿從松靄借得孟子外書書凡四篇曰性善辨文
論孝經為正熙時子注前有馬廷鸞序謂熙時即劉公非
後有胡孝轅跋

十七日

晨起過長安老堰已刻雨東風轉利挂帆過臨平晚宿良

前言

吳騫（一七三三—一八一三），字槎客，一字葵里，號兔牀、益郎、小桐溪旅人、漫叟，海寧新倉人。一生酷愛藏書，每逢善本，常不計其價，傾囊而購。得書五萬餘卷，築『拜經樓』儲之。時蘇州黃蕘圃以『百宋一廬』之名誇稱江南，先生遂題『千元十駕』以敵，時人多稱美之。黃蕘圃曾贈詩曰：『千元百宋競相誇，引得吳人道是娃。我爲嗜奇荒產業，君因勤學耗年華。良朋隔世亡雙璧，異地同心有幾家。真個蘇杭聞見廣，藝林佳話遍天涯。』吳騫藏書，以精善蜚聲江南。其子壽暘爲其編纂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，云每得一異本，『非特裝璜端整，且多以善本校勘，丹黃精審，非世俗藏書可比』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而酷愛藏書，《兔牀府君行述》中有這樣的記載：『自壯歲以來，一無所好，惟酷嗜典籍，直以衣食視之。汲汲焉購買書籍常若不及，遇有善本，必以厚值。』

一、吳騫的拜經樓藏書

吳騫藏書的數量，據其在乾隆六十年二月所作《拜經樓藏書目序》中寫到：『今年春與兒輩逐加點檢，先成草目，以備尋覽，約可三四萬卷，九千餘冊，雖不爲多，亦一生心力之所萃也。』

將來縱有續置，大約不過一萬冊左右。』其子壽照、壽暘所作《兔牀府君行述》中亦云：『一生精力所萃，得書五萬四千餘卷，宋元版書十種皆世所罕覩者，書目幾與述古堂、傳是樓相埒，築拜經樓爲藏書之所。』按照兔牀先生及其子女的说法，藏書數量在五萬餘卷左右。

關於先生藏書的來源：一、來自家產的分析。雖然先生祖上没有留下多少書籍，但其尊人與其兄購置的書籍亦有一定的數量，他在《觀復堂藏書總目》中說：『吾家先世藏書頗少，逮予伯氏性喜書籍，購置浸廣。』據載分析後先生得書一四四部三八一冊，各種書畫帖二十一種。二、遍游各地，廣爲購置。尤其收得自清以來江浙藏書名家散出的各種書籍如本邑道古樓馬氏、得樹樓查氏，及錢牧齋、朱竹垞、曹秋岳、杭堇浦等的藏書，從而增加了藏書的品質。三、對於一些稀有版本而難於得之者，就借而抄之，如《元豐九域志》《吳禮部別集》《周易經義》等，現上海圖書館藏有《拜經樓叢抄》二十二種二十五卷，《山東博物館藏有《拜經樓叢抄》六種八卷，北京圖書館藏有《拜經樓雜抄》四種四卷。四、來自朋友的饋贈，如鮑綠飲贈予《元一統志》，盧抱經學士贈新刊《鐘山札記》、《金元藝文志》，嘉定李寶涵贈《印幽谷詩集》等等。

一一、吳騫刻書及《拜經樓叢書》情況

吳騫藏書不在於藏而更著重於校，他曾說：『生平得一異本，必傳示知交，共相抄校，非私爲己有者。』先生善交游，與當時名流盧抱經、鮑綠飲、黃蕘圃、錢辛楣、周松靄、錢綠窗、陳敬璋、陳

鱣、張芑堂相過甚密，經過他們的鑒賞和題跋，更增加了書的品質，尤其相互借閱、傳校秘笈，一破以往藏家『只藏不校，秘不示人』的弊端，在文化繁榮的江南結成了一張藏書資訊交流網絡，更增加了他的學識，使其藏書品質大幅度提高，在清代乾嘉年間的江南藏書家佔了一席之地。

吳騫不但注重書籍的收藏，更注重書的傳佈。他在《拜經樓分撥》一卷中特設一條：『自刻諸書及詩文集各種，其板葉開書目之後，日後兩房公共照管，倘有欲刷者，不妨廣為傳佈，此亦孝子慈孫之責也，若忽略厭棄，不知我一生之苦，任其散失，又何用此子孫耶？』從這條遺訓中，可以想見先生對子孫的厚望及對書籍傳佈的重視。立下這條遺訓的第二年，先生即歸道山。而其子孫不敢忘祖上遺訓，保存其板葉至抗戰初。抗戰期間，《拜經樓》毀於戰火，其藏板葉與樓同歸於燼。

考吳騫一生所刻書約三十餘種，八十餘卷。而其刊刻內容分為三個部分：一、對稀有版本的刊刻，如《陶靖節詩》《謝宣城詩集》《許氏詩譜鈔》《羅昭諫讒書》等。二、地方文獻刊刻，如《靜庵賸稿》《拙政園詩集》《玉窗遺稿》《珠樓遺稿》《哀蘭絕句》《梅花園存稿》等。三、自己著作的刊刻，如《愚谷文存》《拜經樓詩集》等。吳騫刊刻書籍時，除了重視選目外，還重視校勘。吳騫每刻一書必取不同版本相互校對，從用墨到刻版無不親臨指導。當書成以後還重新校讀，若發現錯誤或漏遺，必予更正或補入，使書籍更趨完美。如在嘉慶元年借用盧弼弓學士舊藏宋本《謝宣城集》為藍本，進行幾種版本的校對，並於同年刊刻成書。在第二年得知黃薨

圃先生藏有兩宋本《宣城集》俱佳，即又借觀重新校對，發現刊本與兩宋本有出入，而兩宋本中多序跋一篇，即重新刻板補入其中。嘉慶十八年十月，吳騫已病人膏肓，但對正在刊刻中的《愚谷文存續編》中數篇文章仍細細校讀，一一指出其中錯字。

吳騫所刻書籍的時間集中在乾隆四十年以後至嘉慶十八年間。這批自刻書籍，在先生生前僅收入《拜經樓詩話》《桃溪客語》《陶靖節集》《謝宣城集》《詩譜補亡後訂》《國山碑考》六種，為《愚谷叢書》。光緒十一年會稽章氏根據拜經樓本選《詩譜補亡後訂》等七種書重刊，首次題名為《拜經樓叢書七種》。光緒二十年，吳縣朱氏校經堂又根據拜經樓刊本重選《陶靖節集》等十種，題名為《重校拜經樓叢書十種》。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上海博古齋又根據拜經樓刊本重選《拜經樓叢書三十種》。其中增添了吳騫之子吳壽暘所撰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五卷，收集先生生前所撰各種題跋二百餘則。這三十種書基本上收集了先生生前所校刻諸書，一直為人所重，是研究先生刻書的重要文獻。

二、吳騫與當時學者的交往

吳騫除了藏書、著述以外，還喜交游。曾置舟一葉，因得陶詩而名其舟曰『陶舫』。每年必載書畫於船，往來於江浙之間，與當時各地名流鮑綠飲、張芑堂、杭堇浦、盧抱經、丁小正、黃薨圃等及同邑陳鱣、陳敬璋、周松靄等相交甚密，共同探討版本校勘、金石書畫之學。遇古器名

畫必相互唱酬、校跋。宜興張衢對先生的交游有一段生動的描寫：『（先生）性耽山水，獨攜一童奴……由吳門達於荆溪，舟中雜度古書畫鼎佳硯之屬。客至則出以相娛，間遇勝流，與考證古今、辨析疑義，停驂輟棹，彌日不能去。』西泠八家之一奚岡曾爲他刻一印，云『十二橋南煙舍』。並在邊款上題：『兔牀上人有隱君子，嘗載書一舟，往來吟泛於溪橋漁汊間，人莫之識。或問其居處，遂鼓枻而歌曰：「十二橋南煙舍，第三灣口漁翁，青箬綠蓑歸去，桃花細雨東風。」其舟又名『細雨東風』。這些活動在先生的日記中有著詳細的記載，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在杭州『未刻雨，綠飲自繡溪至，移舟來，送予宋槩《九經白文》共讀』。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杭州『同河莊（陳鱣）過晉齋、竹崦，晤宋芝山明經……時（宋芝山）所攜餅研見示，乃端溪石……此研乃周子佩公子舊藏……予與河莊各賦一詩』。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九在太倉『訪抱經學士於婁東書院，陸潤之先生見訪於書院，遂偕學士過其家，縱觀典籍，其收甚富，自云至潤之已八世。……予平生所見當無逾於此矣』。嘉慶五年四月十七日至杭州，『過萬松書院，王蘭泉司寇出漢銅雁足鐙及趙忠毅公鐵如意示，爲作歌』。縱觀上述可見先生出游之頻、所見之廣。據記載，先生每年必駕『陶舫』出游三四次，往返短者四五天，長者一二月，每次出游必有所得。他在《拜經樓藏書目序》中云：『每出游大邑通都，恒遍閱於肆，日夕忘返，歸必載數簏以還。』直至嘉慶十七年，先生以八十高齡還往返於嘉禾一帶：正月二十日『與同人集硤石公祠設祭』。四月十五日『至硤石，過蔣夢華華園觀項孔彭《尚友圖》』。九

月初四『偕小洲至靈隱，以續編詩稿入藏，交僧收堂』，初七『至荔子峰拜張蒼水司馬墓』。直至嘉慶十八年，先生因患肺病，步履艱難，方告別相伴半個世紀的『陶舫』，不久即歸道山。

四、熱心文獻與志在忠義

吳騫著有《小桐溪隨筆》《尖陽叢筆》等反映海寧地方文獻的著作，多記海寧掌故、人文，反映了其對家鄉的深深眷戀之情。他又曾在江蘇宜興桃溪國山碑下築有別業，並築樓，名曰『墨陽』。這是他在桃溪與當時名流唱游玩賞之地。《懽忘齋詩稿序》云：『予自束髮迄乎衰老，往來陽羨屈指幾五十載。……與諸才人學士相游從，詩篇酬唱之樂無虛日。』他在桃溪訪名士，尋古跡，觀秘笈，搜剔溪山，爬疏人物，沉浸於訓詁校勘之中，數十年不輟。如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七『至義興晤萬瑱爲，出張文敏冊見示』，乾隆五十九年元月二十一日『抵宜興，過香南話別。午後至西門外程氏觀書畫，有邵豐江書《東坡南行雜詩》甚佳』。乾隆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『過陶山王鑒亭，偕胡滄門、王夢澤、胥燕亭游顯親寺，於寺南荒址中得虞集、柯九思、唐順之、顧鐸等石刻五塊，復讀正統丙寅石碣』。嘉慶元年四月二十日『燕亭自邑城至，與蟾桂、景辰集墨陽樓』。同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『與同好游善權寺、國山碑、張公洞、東坡祠、三夫人祠及天中宮等景』。並拓其歷代題名進而考之，著《陽羨摩厓記略》一卷。宜興陶瓷早已聞名於世，先生遍訪宜興各地，根據所見所聞於乾隆五十一年輯成《陽羨名陶錄》一

卷，補遺一卷。國山碑在宜興國山中，爲孫吳末期所立，是祥瑞封禪之碑，它與江寧天禧寺《天發神讖碑》並稱於世，惜歷經千年，地居荒僻，世罕其傳。先生於乾隆四十五年歲暮駕舟於國山下，手攜紙墨筆拓之具，冒著風雪，攝衣而上，「剪其荆棘，剔其苔蘚……凡三日拓得數紙，一時詫爲狂。先生即手繪其圖，復綜夫碑之始末，作《國山碑考》一卷」（見陳鱣《國山碑考》跋）。《國山碑考》一行世，即受到世人推許。又在乾隆五十三年整理輯成《桃溪客語》五卷，其書所采博而廣精，洵不負桃溪之碧山美水之勝。周松靄作詩云：「陽羨新鐫地志譌，延陵詩老費搜羅。他年采入圖經內，須識桃溪客語多。」

另外，吳騫又以忠義自期，他在詩集和《桃溪客語》中，對於盧象昇的事跡多次致意，寫了大量的篇章來歌詠這位晚明的忠烈之士。又對岳飛在宜興的相關情況，亦一一筆之於書，以志敬仰。明季張蒼水先生以不降清而受刑，後鄞縣萬斯大爲收骸骨，葬於杭州南屏山下，吳騫曾多次組織友朋在南屏山下舉行祭祀活動，並行之歌詠，以告慰蒼水先生。其爲忠義之士，亦可見矣。

五、吳騫的著述及本書的整理情況

除藏書外，吳騫亦勤於著述，且涉及的內容頗爲廣博。本次整理，以收錄其本人著作爲主，有詩文、日記、詩話及《小桐溪隨筆》《尖陽叢筆》《桃溪客語》《煙雲供養錄》幾種隨筆。現

將各種著作整理所用底本及校本情況分述如下：

拜經樓詩集十二卷續編四卷再續編一卷

吳騫的詩集，計有《拜經樓詩集》十二卷《續編》四卷《再續編》一卷，曾刻入《拜經樓叢書》中。《拜經樓叢書》現存的主要有兩種版本，一是海昌吳氏刻本（《拜經樓叢書》，一名《愚谷叢書》之一），《詩集》部分刻於嘉慶八年，續編部分刻於嘉慶十七年。第二種為民國十一年上海博古齋影印《拜經樓叢書》本。

吳騫的詩集除了已經刊刻的外，尚有多種稿鈔本。如國家圖書館藏《拜經樓詩草》不分卷稿本、《拜經樓詩文稿》稿本（包括《拜經樓詩稿》一卷、《拜經樓續稿》一卷、《荆南游草》一卷、《一壑小游僊集》一卷、《中吳游艸》一卷等）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《拜經樓詩稿續集》一卷、國家圖書館藏《愚谷詩稿》清鈔本五種（《中吳游艸》一卷、《述盦古器詩》一卷、《哀蘭集些》一卷等），北大圖書館藏《萬花漁唱》稿本、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東吳程氏心庵《萬花漁唱》鈔本等。

本次整理，以清乾隆嘉慶間海昌吳氏《拜經樓叢書》本為底本，並以《拜經樓詩草》、《拜經樓詩文稿》為校本。《詩草》《詩文稿》和最後刊刻的《拜經樓叢書》本之間有時有較大差異，由此可窺見吳騫從初稿到刊刻稿間的修改過程。為了保留吳騫修改的痕跡，本次整理時，僅僅用校勘記的形式，註明某字在原稿本集子中作某，而不作文字更改，以供讀者參考。另外需要說明的是，稿本和《拜經樓叢書》本在篇目上也不盡相同：有些組詩中稿本數多於刻本，針對

此種情況，我們採用校勘記的形式，將刊本所闕詩句補在相應組詩下面。另外也有單獨的詩篇，稿本有而在刻本中已被刪去，這類詩篇，我們將其輯出，並加上《論印絕句》（以清乾隆嘉慶間海昌吳氏《拜經樓叢書》本為底本，以光緒五年仁和葛氏《嘯園叢書》本及民國二十五年上海神州國光社排印《美術叢書》本為校本）編為《拜經樓詩集補遺》，置於吳騫所有詩歌之後。

蠡塘漁乃一卷續蠡塘漁乃一卷

本次整理以《拜經樓叢書》本為底本，以《叢書集成》初編本為校本。

拜經樓詩話四卷拜經樓詩話續編二卷

《拜經樓詩話》的整理以海昌吳氏《愚谷叢書》本為底本，以鴿峰草堂抄本等為校本。又據鴿峰草堂抄本補充了部分條目。《拜經樓詩話續編》的整理，以《中國詩話珍本叢書》所收清程宗伊鈔本為底本。

愚谷文存十四卷愚谷文存續編二卷再續編一卷

吳騫的文集刊刻的有嘉慶十二年刻本《愚谷文存》十四卷，後上海博古齋影印收入《拜經樓叢書》中，又有嘉慶刻《愚谷文存續編》二卷《再續編》一卷。另外，其文集的稿鈔本尚有國家圖書館藏《愚谷文稿》不分卷稿本、復旦大學圖書館藏《愚谷文存續編》鈔本，本次整理時，以清乾隆嘉慶間海昌吳氏刻本為底本，並以《拜經樓詩文稿》中的文章相校。對稿本有而刊本

中刪去的篇目，本次整理時輯爲《愚谷文存補遺》一編，置於《愚谷文存再續編》之後。

吳兔牀日記

是編以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爲底本，以上海圖書館藏《日譜》稿本爲校本，並參校了《古學匯刊》本及《青鶴》雜誌上刊登的《兔牀日記鈔》。另外，《可懷錄》《可懷續錄》記錄吳騫兩次前往休寧省墓過程，原收於《愚谷文存》中，因其爲按日記錄行程，故亦移入日記相應部分，以方便讀者對照。

桃溪客語五卷

是編以海昌吳氏《拜經樓叢書》本爲底本進行整理。底本目錄上各條均有題目，然正文中僅有內容而無題目，本次整理時，按照目錄上的題目，將其補入文中相應部分，以使正文與目錄相符，方便讀者尋檢。

小桐溪隨筆一卷

是編據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進行整理。

尖陽叢筆十卷

是編目前我們見到有三種本子，一是南京圖書館存稿本一至四卷。二是宣統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張氏《適園叢書》初集本。三是有清徐鴻釐跋的清鈔本，作《尖陽叢筆》十卷《續筆》一卷。徐氏鈔本天頭有校字，或改正抄寫錯誤，或說明稿本原貌。據此可考該鈔本是直接